

中國史籍讀法



吕思勉 著

中國史籍讀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史籍讀法 / 呂思勉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5325-9630-0

I. ①中… II. ①呂… III. ①中國 - 古代史 - 史籍 - 讀書方法 IV. ①K2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20）第074979號

本書出版受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資助

ISBN 978-7-5325-9630-0



9 787532 596300 >

中國史籍讀法

呂思勉 著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20）

（一）網址：www.guji.com.cn

（二）E-mail：guji1@guji.com.cn

（三）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印刷 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六五〇毫米 乘 一五八〇毫米 八分之一

印張 二〇點二五

版次 二〇二〇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二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325-9630-0 / K · 2841

定價 肆佰捌拾元

前言

中國史籍讀法是呂思勉先生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時所寫的最後一本講義。

一九五一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上海私立光華大學併入新建的華東師範大學，呂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初時（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講授「中國通史」的「晉南北朝」部分，一九五三年的下半年，又開設「中國歷史文選」一課。「中國歷史文選」每週四小時，先生自言：「課尚不忙，雜務校中亦不以相煩，惟學生國文程度太低，甚為難教耳。」由此，歷史系主任建議呂先生大致以「史籍讀法」為題給學生做幾次系列的講座，初定一九五四年春夏之間開始，但開學不久，呂先生因支氣管炎復發而喘息不停，不得不停止授課，原擬的系列講座也不得不暫停。呂先生請假在家，利用養病的間隙，將擬在「中國史籍讀法」中講授的內容寫成這本講義。講義完稿於一九五四年六月，是呂先生所寫的最後一部講義。

中國史籍讀法現存呂先生手書的謄清稿一本，存於先生遺稿「史學（一）」一包中。先生的研究或授課資料，生前都一包包分門別類地包紮好。「史學（一）」一包，除了中國史籍讀法謄清稿一本外，還有古書名著選讀擬目（原稿無題，篇名係編者所加）、關於正史的問題二篇手稿和一份表的油印稿，大約都是計劃用於此次系列講座的講義資料。後來中國史籍讀法刊印成書，古書名著選讀擬目就用作附錄一，關於正史的問題與表就用作附錄二（篇名改為關於正史（上）、關於正史（下））。在整理呂先生的其他遺稿時，我們偶爾在「宋史札錄」部分手稿的背面，發現九頁中國史籍讀法的初稿，大約是中國史籍讀法的稿本謄清之後，原初稿的背面被呂先生用來摘錄抄寫札錄，故而還留存了這幾頁珍貴的手稿。

中國史籍讀法（包括附錄一、二）曾收入史學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呂著史學與史籍（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六月出版）、史學與史籍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出版）和呂思勉全集第十八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一月出版）。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有中國史籍讀法抄錄本，內容與騰清稿本一致，但非呂先生的手迹，大約是歷史學的同仁或學生所抄錄。此次將中國史籍讀法呂思勉先生手書之騰清本與若干頁初稿，以及古書名著選讀擬目、關於正史的問題二篇合成一冊，按原件影印出版。呂思勉先生手稿的影印出版，此為第一次。

張耕華

二〇二〇年四月

目錄

前言 張耕華……………一

中國史籍讀法

- 一 史學之用安在……………一
- 二 中國有史學麼……………五
- 三 再為中國史學訴冤……………一一
- 四 史權為統治階級所篡及史家苦心保存事實真相……………一四
- 五 讀舊史宜注意之點……………二七
- 六 讀舊史入手的方法……………三八
- 七 治古史的特殊方法……………四八

附錄

- 一 中國史籍讀法初稿……………六七
- 二 古書名著選讀擬目……………七二
- 三 關於正史的問題……………七四

中國史籍讀法

此稿乃予在華東師範大學講學時，歷史系主任屠子準備於一九五四年春夏間為畢業班學生作若干次講演者，因學未終予即患病請假在家休息，始終未能到校講演之。事自無從說起了。所擬講演之語，病間曾寫出虛略，僅就涉想所及，既未能精密構思，亦未能詳細參考，所說極為淺近，似無一顧之價直，但為初學討作者，雖詭淺陋之談，讀者或有親切之感，所以未遽棄擲，其中仍有一部分似乎頗涉專門者，則因舊籍性質如是，不知其性質，無從說起讀法也。研究歷史之事，不限於讀書，不限於讀中國書，亦不限於舊日之

史籍所以此稿所述，不過治史學者一小部分人所有事而已。然治學固貴乎精，規模亦須恢廓，目能見六合之士，再迴過來治一部分的事，則其所從事者不至於無意義，而其所取之途徑，亦不至誤其鄉方。如俗所謂錯牛角尖者，然則此稿所言，雖僅一部分人所有事，而凡治史學者，似亦不妨一觀，以恢廓其眼界。此亦所言雖極淺近，而未遽棄擲之微意也。一九五四年六月，呂思勉自記。

(一) 史學之用在否

史學究竟有用沒有用？這個問題提出來，聽者將啞然失笑。既此一種學問，成立了幾千年，至今還有人研究，那得會無用？

問題就在這裏了。既然說有用，其用在科學時代的，股文，明，豈無用處。然在昔日，銅蔽之士，亦有以為有用的。（注一）可見一種事物，不能因有人承認其有用，而即以為有用，其所謂有用之處，要說出來，在事理上確有可通。然則歷史之用，安在呢？

提出這個問題來，最易得，而且為多數人所贊同的，怕就是說歷史是前車之鑒。何謂前車之鑒？那就是說古人的行事如何，而以為我可取以為法，如何而失，則我當引以為戒。這話乍聽極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豈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執相同之法以應之，豈非執成方以治療化萬端之病。夫安以而不誤他且勿論，當近代西力東侵時，我們所以應付之者，何嘗不

取鑒於前代敷奏之策(注三)其結果怎樣呢?又如法制等歷朝亦皆取鑒前代有所損益當其損益之時亦自以為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結^果又怎樣呢?此無他受措施之社會已變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注三) 所以治史學單記以許多事實是無用的早在希羅多德就說治史之任務有二(一)在整理記錄尋出真確的事實(二)當解釋記錄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注四)而在中國亦以為道家之學出於史官履記成敗存亡禍福所以能秉要執本了(注五) 然則史學之所求實為理而非事不違理(注六)這本無足為奇然而問題又來了。

學問決沒有離開實際的，，，，，只是戲論(注七) 譬

知馬克斯的學說，觀察社會的變遷，因以發明其發展之由，^{推測}
其前進的方向，而決定因應及促進之法，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
然則這種學問，究竟是從讀史得到的呢？還是從身所接觸的事
物得到的呢？這個問題提出，我們知道：馬克斯雖已長往，果能
起諸九原而向之，其答語必是說：看了被壓迫階級的苦痛，深知
其與社會組織相關，然後求之於史，而知其變遷發展之由，必非
於當代之事，茫無所知，但閉戶讀書，銖積寸累，而得一貫串全史，
可以用諸當代的新發明。而且他的學說，雖成於後來，而其
大體的見解，則必成立於最初之時，故亦不過加以證明補充，修
改而決無根本上的變動。這不但馬克斯，從古以來，在學向上

有所發明的人都係如此，即章懷素所謂入識最初而不可易。
注一 然則人有所見，實係由與事物接觸，而並非由於讀書。注

九

然則讀書究有何用呢？

答業是這樣的：入識最初而不可易的，只是一個方向，一個輪廓，所謂不可易，只是這個方向不變，輪廓不誤罷了。其中細節偏端，不能不藉經驗（一）為之澄明，（二）為之補充，（三）為之修正。一個人的經驗是有限的，即使隨處留心，至於白首，亦仍覺其淺薄，所以不可不求之於史，學之用就在這裏了。（注十）

注二 他們說：「股文亦有能發揮義理的，這誠然，義理不要以股文才能加口發揮，創造以股文體，總是無謂的。這并

不但八股科舉所試文字論策外實皆無用，而論策則有名無實，學作應舉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費，而科舉亦不足以揀才了。然人才亦時出於其中，右科舉者恒以是為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籌取士，人才亦必有出於其中的，此乃人才之何科舉，而非科舉之何人才，其說最通。所以一種無用之物，若以他力強行維持，亦必有能加以利用者，然決不能因此遂以其物為有用。

（注二）其中，誠然有許多純任感情，豪爽理智的舉動和議論，然就大體觀之，究以經過考慮者為多。

（注三）此由人之眼光，只會向後看，而不會向前看。鑒於前

代之弊，出於何處，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實別有在，或則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盡廢，而弊將出於他途。此研究問題所以當用辯證法也。譬如前代賦役之法，不能精詳，實由記帳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鑒於前代，而立黃冊與魚鱗冊，其記帳之法，可謂細密了。然記帳之事，則皆委之地主富農之流，此輩皆與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固而不壞，此為歷代定法，總深鑒於前代，而其結果依然不能盡弊。一個最深切明顯之例，其化若深求之，殆無不知此。此種方正學的深慮論，有些見列，但僅作一鳥瞰，粗引其端，未及詳細發揮而已。

注(一)據李大劍在上海大學所講演的研究歷史的任務。

希羅多德 Herodotus 希臘最早之史學家生於公元前の

八四年即入春秋之之二三五年。

(注五)漢書藝文志

(注六)借用佛家術語。

(注七)借用佛家術語。佛家譬諸龜毛兔角。謂想像中有其物，而實際則無之也。

(注八)惟有學問之士當其最初之時，讀者是不會多的。

(注九)讀書的死亡，即分於此。知者上某一內話，係指現社

會某一種現象者，所讀者活者也。不知之者，所讀者死者也。讀

活者者，似不可先知現社會之某種現象，然力求之於中，亦可先

知力上的某一句話，然尋求之於現社會，然作者必為自起的，已將力與事打成一片，然必能之，最初則必現社會之現象，對之先有所啟發，然以能以書合之也。發明必因平時會，亦由於此，因必在某種環境之中，某種現象，乃能對人有所啟發，此亦時切造英雄之理也。

（注）此證明補充修正的工作，不必自為，亦不能皆自為，一種大發明，必藉有人為之羽翼者以此。

（二）中國有史學廢

說到此，就覺得舊有史學的無用。把史部的書翻開來，自然全部都是記載為之羽翼的，則從性質上言之，大抵可分為三種：

(一) 注釋因前人力中之名物訓詁，後人不易明了而為之說明。
(二) 考證前人有誤處為之糾正。
(三) 補充任何一部書不能將應有的材料搜集無遺，於其所未備的為之補足。
注二這種著作，往往費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績亦誠可欽佩，但亦只是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確的事實而已，尋出其間隱法之處實甚少，更不必說如馬克斯般，能指明社會發展的公例了。然則飽讀此等書亦不過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實而已，於現在究有何用？無怪近來論者說中國史料雖多，卻並不計算有史學了。這話似是其實亦不盡然。一切書籍，從其在心理上的根據說來，亦可分為三種：
即(一) 根據理智的，是為學術。(二) 根據情感的，是為文辭。(三) 根據記